

增廣智囊補

馮夢龍重編

第五冊

進步書局校印

進步書局
校印

孔子居陳去適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謂之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大信不信。

淮南相

孝景三年。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淮南王以故得完。

若腐儒必痛言切諫。如以水投石。何益。此事比鄰寄責友。嫁太尉於北軍。同一軸而更覺撇脫。

王敬則

王敬則常任南沙縣。時方兵荒。縣有劫賊群聚匿山中。為民患。官捕之不得。敬則遣人致叔帥曰。若能自出首。當為申。自請盟之。廟神定無負。蓋縣有廟。神甚酷烈。鄉民多信之。故云。叔帥許之。即設宴廟中。致帥帥至。即席收之。曰。吾業敬神矣。若負誓。當還神于生。遂殺十牛。享神。而竟斬帥。賊遂散。

宋太祖

藝祖既以杯酒釋將兵權。又慮其所蓄不資。每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金。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疑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進如數。

宋太宗

宋太宗即位初年。京師某街富民某。有丐者登門乞錢。意未滿。遂詈罵不休。衆人環觀。靡不忿之。忽人叢中一軍尉躍出。刺丐死。擲刀而去。勢猛行速。莫敢問者。街卒聞其事。具於有司。以刀為徵。有司坐富民殺人罪。既讞獄。太宗問其服乎。曰服矣。索刀閱之。遂納於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實我殺之。奈何枉人。始知鞭笞之下。何罪不承。罹鉗陷網。不必溺世。乃罰失人者。而釋富。諭自今訊獄。宜加慎毋濫。

此事見宋小史。更有一事。金城夫人得幸于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白醪勸晉王。晉王面辭。上復勸。晉王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晉王引弓射殺之。抱太祖足泣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遂飲射如故。夫投鼠忌器。晉王未必鹵莽。乃爾。此事恐未然也。

高皇帝

滁陽王二子。忌太祖威名日著。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洩。及二子來選。上即與偕往。無難色。二子喜其墮計。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轉。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二子問故。上曰。適上天相告。爾設毒害我。我不往矣。二子大駭。下馬恭立。連稱豈敢。自是息謀害之意。

吳官童

英廟在宮中。也。先以車載其妹請配焉。上以問吳官童。官童。時使也。正統十三年。使因被拘。至是自請從上。對曰。焉有天子而為人壻者。後史何以載。然却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俟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美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從嫁。當并以為嬪御。先益加敬焉。

天子不當為人壻。中國又可給他人乎。如反正而有成效。女雖納之可也。厥後英廟復辟。其使至。官童叩以不來取女之故。使者曰。已送至邊。為石亨殺腰而納女。上命隱其事。而亨禍實基于此。

鄭公孫申

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圖許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圖許示不急君也晉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而歸鄭伯

子魚立而宋襄返叔武立而衛成還此春秋之已事亦非自公孫申始也國朝土木之變也先扶上皇為名邀求巨測于肅愍謝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已有君矣木計寔竟歸奉上皇識者以為得公孫申之謀

王旦從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無捷報當如何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此又廉頗與趙王約故事大臣謀國遠慮至此亦由君臣相得同懷社稷之憂而無猜忌故也

項羽欲烹太公高帝曰我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陳眉公謂太公以此歸漢亦瓦注之意也

胡松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庵元為嘉興推官署印平湖有惠政適倭寇猖獗郡議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

版築不閱月城成。

秋青

南俗尚鬼。秋武襄征懷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錢。盡錢面。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阻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百錢皆面。于是舉兵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帖釘之。加以青紗籠。手自封焉。曰。候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平邕州還師。如言取釘。幕府士大夫共視。乃兩面錢也。

桂林路險。士心惶惑。故假神道以堅之。

王瓊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御史以聞。事下兵部。晉溪呼齋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數十丈夫縛之。何足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巡按不職。考察即當論罷矣。貴本人回。傳流此語。皆以本兵為翫冠。相聚憂之。賊知朝不發兵。遂恣劫掠。不復備。先是戶部為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晉溪即請密勅許公討之。授以方畧。許令彭憲副潛提民兵數千。出其不意。乘夜往剿。賊方攜掠回。相聚酣

飲兵適至。即時擒賊。遂平之。

爾時若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弄小成大。此舉不煩一旅。不費一財。而地方晏如。晉漢之才。信有大過人者。雖人品未醇。何可廢也。

楊雲才

楊雲才多心計。每自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為。及成。始服其精妙。為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諸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乃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為之。諸人視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碑厚而陶者不知。城成而主者不費。心計之妙。侔于思神。

种世衡

种世衡知岷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縛者。驅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縛。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縛。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近於敗矣。褒似雖放齒。恐烽火從此不靈也。必也真教手縛為兩得。

雄山智僧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僧初結庵時。因山伐木。但恐山高運瓦之難。積瓦山下。詎欲作法飛瓦砌屋。不用工師。卜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偽為傭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為搬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耳。

李抱貞

劉元佐

李抱貞鎮潯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運。候火作。即鎖以相出。僧喜從之。遂布狀聲言。抱貞命子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日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視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眾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計滿七日。遂聚薪發焰。擊鐘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僧薪並盡。藉所得貨財。即日悉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造塔貯焉。

汀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

齊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不仗佛力軍資安出王者並存三教其亦有所用之也歟

陝西鐵錢

起居舍人毋湜至和中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文彥博曰如此是愈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練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鉄錢不廢市肆復安

出見錢

京下忽聞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相檜呼一鑄工櫛髮以五十當二錢犒之諭曰此錢數日有旨不使可早用也鑄工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見錢頗出又都下貨壅乏見錢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錢不用約翌日午畢事縣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之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大昂錢溢於市既而樣錢上有寂無聞矣

賊檜亦儘有應變之才。可喜。然小人無才。亦不能為小人矣。

令狐楚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逕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數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所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俵馬

俵馬以高三尺八寸。齒少而形肥者為合式。各州縣無孳生駒。必從馬販買。解開州府各縣之中。馬販自外來。先被各縣欄截買完。然後放過。州官比解嚴迫馬頭。枉受鞭笞。馬價騰踊。求速反遑。陳壽巖為知州。洞知之。故緩其事。待馬販到齊。方出示看馬。先一日喚馬頭到堂。面問之云。各縣俵馬已到。汝知之乎。咸叩頭應曰。知之。文密諭曰。我心甚忙。明日看馬。只做不忙。汝輩宜知之。又叩頭感激而去。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馬。有高至四尺者。令輕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寧低一寸。我有稟帖到太僕寺。只說是孳生駒耳。衆稟再遲三日。至臨濮會上買。易得。公許之。不責一人而出。各馬販氣索然。爭願賤賣。兩日而辦。在他縣爭市高馬。刻期早解。以求保薦。騰價至四五十金。在本州無過二十餘金者。

真心為民實政及民必然置保薦於度外。善保薦者而不干求保薦者也。

徐道覆

徐道覆。廬循妹夫也。始與循密謀舉事。欲治舟船。使人伐材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于郡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取市。各儲之家。如是數四。故船板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責券而取。無敢隱者。乃併力裝船。旬日而辦。

道覆雖草竊。其才畧有過人者。倘廬循能終用其計。何必遽為水仙。其臨死數曰。吾為廬循所誤。使吾得事英雄。天下不足定也。嗚呼。奇才策士。鬱鬱不得志。而狼籍以死者。比比矣。天后覽賈賂賓王檄。歎曰。使此人沉於下僚。宰相之過也。知言哉。

秦王禎等三條

魏秦王禎為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出抄掠。禎計召新蔡襄城蠻首使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而以一囚易服參其間。禎先自射皆中。因命左右以次射。及囚不中。即斬。蠻相視股栗。又預令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以候禎臨坐。會有微風動。輒舉目瞻天。願望蠻曰。風氣大暴。似有抄賊入境。不過十許人。當在西角五十里。即令馳騎掩捕。尋捕十人至。禎告諸蠻曰。非爾鄉里耶。作賊合死。不即斬之。蠻懼服。不知其為死囚也。自是境無暴。

掠

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李杞玉將饋勞。賓介無數往焉。燈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物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燈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殺死。紇大駭。至出境無敢異詞。

真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囚。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得渡。遂立部分使沿河執旗幟。擊刃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死罪也。而亦不令徒死。預借之以威。燬燈借之以威。虜謂借之以威。兵其大者為。擄李之克敵。而最下供御囚。亦假之以代無辜之命。政如聖藥王盧垢土木皆入藥料。

楊璉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者釋。將至丹徒。璉遣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者老衣冠。先往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從者逐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紇曰。聞君逼人溺死江中。方令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愚他所。亦不敢放恣云。

韓雍

雍鎮兩廣防惠甚嚴心腹一二人外絕不許登階亦多用權術咸鎮之一日與鄉人宴於堂後蹴鞠為戲既散潛使人置石砲有觀者因指示曰此公道所蹴戲也眾吐舌咸以公為絕力所張蓋內暗藏磁石以鐵屑塗毛髮間每出坐蓋下鬚髮翕張不已貌既彪岸復觀茲異驚為神明焉

王導

王敦咸望素著一旦舉兵內向眾咸危懼適敦寢疾王導使率子弟發哀眾聞謂敦死咸有奮志

程嬰

屠岸賈攻永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匿公宮趙朔客白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死聲及索兒竟無聲既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衣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我告趙氏孤處。諸將軍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往。公孫杵臼曰。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存。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於厥。厥知趙孤在。乃以趙氏對。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納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賜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皆委罪於屠岸賈。于是武嬰徧拜諸將。相與攻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武既冠成人。嬰曰。吾將下報公孫杵臼。遂自殺。

趙氏知人。能得死士力。所以蹶而復起。卒有晉國。後世縉紳門下。不以利投。即以勢合。一旦有事。孰為嬰杵。○魯武公與其二子括與戲朝周宣王。愛戲立為魯世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時公子稱最少。其保母臧寡婦。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死。其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臧聞之。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處。伯御

殺之。臧遂抱稱以出。遂與稱舅同匿之。十一年魯大夫知稱在。于是請于周而殺伯御。立稱。是謂孝公。時呼臧為孝義保。事在嬰杵前。嬰杵蓋襲其智也。然嬰之首孤杵之責嬰。假裝酷似。不惟仇人不疑。舉國亦莫知。其術更神矣。其心更苦矣。

太史慈

北海相孔融。聞太史慈避地東海。數使人饋問其母。後融為黃巾賊所圍。慈遁還。聞之。即從間道入。圍見融。融使告急於平原相劉備。時賊圍已密。極其難出。慈乃帶韃轡弓。將兩騎自從。各作一的持之。開門出。觀者盡駭。慈徑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射之。射畢還。明日復然。如是者再。圍千人或起或卧。乃至無復起者。慈遂嚴行薦食鞭馬。直突其圍。比賊覺。則馳去數里許矣。竟從備乞兵解圍。

陳子昂

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聞。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宜陽里。如期偕往。則酒餽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士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報。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文軸偏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下。

唐人重才。雖一藝一能。相與驚傳。讚歎陳子昂。借胡琴之價。出奇以市名。而名果成矣。若今日不唯文軸無用處。雖求一聽胡琴者。亦不可得。傷哉。

爰種等三條

爰種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益。益患之。兄子種為常侍騎。謂益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于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王敦用溫嶠為丹陽尹。置酒為別。嶠懼錢鳳有後言。因行酒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板擊之。墮。嶠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為醉。兩釋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甚密。未必可信。宜更思之。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使相讒。貳由是嶠得還都。盡以敦逆謀告帝。

時朱兆因六鎮屢反。誅之不止。問計於高歡。歡謂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有犯則罪其帥。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奉歐。允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間上如此。兆以歡為誠。遂委本兵。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軍士素樂歡。莫不皆至。歡去。遂據冀。

州。

王東亭

王緒素讒殷荊州于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于王東亭曰：「卿且數詣王緒。國寶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難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此與仲堪何所道？」緒云：「故是常談。」國寶謂緒于己有隱情。好日疎。護言用息。

此曹瞞間韓遂馬超之故智。張濟殺平陽牧守。亦用此術。

平陽牧張姓蒲
帥王阿之大族

吳質

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為魏嗣。曹丕患之。以車載廢簾絹。納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不疑。

植之奪嫡。操固疑之。疑植則其不疑丕也易矣。不然多猜如操。何一推驗而即止耶。其殺修也。亦以孤植而安丕。而說者謂簾絹取忌。雖助誤載。亦淺之乎論操矣。

司馬懿等四條

曹爽擅政。懿謀誅之。懼事泄。乃詐稱疾篤。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使兩婢侍。持衣指口言渴。婢進粥。粥皆流出露胸。勝曰：「外間謂公舊風發動耳。何意乃爾？」懿微舉聲。言君